

28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1

马鸿宾史料专辑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1984/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兰州

责任编辑：权少文

封面设计：韶 川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5 字数143,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70

书号：11096·96 定价：0.84元

说 明

为了加强史料的整理研究，把零散、纷繁的历史资料加以系统化，专题化，尽快提供社会利用，我们继整理、出版马鸿逵史料（《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之后，又整理出版了这册马鸿宾史料。

本辑选刊有关马鸿宾的史料十七篇，对马鸿宾的一生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每一重大历史事件均有专文述及。有关“雷马事变”和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五师在陇东堵击红军的史料，有六篇曾刊于“文革”前出版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四、五辑，为了便于读者参考使用，本辑重新修订刊出。马文车在“雷马事变”中的函电原稿，是马之遗孀吕德懿所提供，由马之挚友金沛仁加以说明，是研究“雷马事变”错综关系的第一手资料。马福祥是马鸿宾的叔父，对马鸿宾的影响与发迹有重要的作用，《马福祥事迹》一文，对西北诸马势力形成的经过剖析甚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辑所选资料，多为历史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所撰述的回忆录，疏漏和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知情者补充订正。

今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是马鸿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本辑史料的出版作为对他的怀念。

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

目 录

马鸿宾事略	张思温 (1)
国民党八十一军沿革	马悻靖 (37)
八十一军起义经过	马悻靖 (40)
抗日战争中马鸿宾部在伊克昭盟的一 次战斗	韩哲生 (45)
“陕甘宁边区剿总”流产经过	张广君 秦怀玺 (49)
我所知道的马鸿宾	马冀邦 (54)
马鸿宾在临夏二三事	卢曜天 (62)
三十五师在陇东阻击红军纪实	马培清 (68)
三十五师截击北上抗日红军经过	马培清 (93)
“雷马事变”亲历记	蔡呈祥 (101)
“雷马事变”见闻	张慎微 (112)
冯玉祥与“雷马事变”	李世军 (131)
“雷马事变”中之马文车	张乃恭 (146)
“雷马事变”前后马文车之函 电稿	吕德懿提供 金沛仁说明 (154)
杨虎城在“雷马事变”发生前复马文车电二件	(155)
马文车以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名义致杨虎城	

电稿.....	(156)
马文车致陈珪璋、鲁大昌电稿.....	(156)
事变后马文车致雷中田贺词.....	(157)
马文车函邓锡侯、田颂尧请接济子弹的函稿二 件.....	(158)
马文车以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名义致青海省 主席马麟、临夏驻军司令马眉山、第九师师 长马步芳及青海、宁夏两省党务特派员解释 甘变与宗教无关的电稿.....	(159)
马文车电复马麟欢迎青海省派魏兰芳厅长到兰 州商洽的复电稿.....	(160)
马文车利用监察院职员王治斌向于右任报告甘 变情况的电稿.....	(160)
马文车答谢固原驻军李平西、陈茂堂、苏天民 三司令贺电的复电稿.....	(161)
马麟、马步芳电魏兰芳，嘱向马文车转马少云 东电意见，请速恢复马鸿宾自由的电稿.....	(161)
马文车致马麟、马步芳复告马鸿宾已恢复自由 电稿.....	(162)
马文车等联名致电马少云，复告甘变情况.....	(162)
雷中田、马文车联名致函杨虎城表示靠拢，并 派李世军面谒的函稿.....	(163)
吴佩孚入甘前致马文车函稿.....	(164)
要求对日宣战的通电稿.....	(165)
马文车分送密电本给王懋功、梅恕曾请互通声 气的函稿二件.....	(166)

马麟、马步芳复马文车拒绝拥吴（佩孚）反蒋	
函稿二件·····	（167）
李克明向马文车告密信三件·····	（168）
马文车面临失败前夕向各方引咎告退文告稿·····	（170）
“雷马事变”中马福祥致蒋介石电·····	（171）
马福祥事迹·····	马廷秀（173）
补充·订正	
关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	
马鸿逵史料的补充、订正意见·····	万民和（192）
关于马福寿之子与马福祿之子名字重复问	
题的更正·····	张思温（197）

马 鸿 宾 事 略

张 思 温

(一) 马鸿宾家世

马鸿宾，字子寅。甘肃省临夏县韩家集阳洼山人。回族。清光绪十年甲申（元公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临夏，一九六〇年阴历九月初二日病歿兰州，终年七十六岁。信仰伊斯兰教，从先世都属于临夏老教毕家场门宦。

父名马福祿，字寿三，幼有胆略，十二岁曾单骑逐狼，缚之而归。少时又和马安良夜入陕回十八大营宿地，谋夺兵器。长习武，中清光绪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年）科武进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河州（今临夏）变乱，河州镇总兵汤彦和全军溃败于双城，固原提督雷正綰被围困于河州城内，马福祿受陕甘总督杨昌濬之命，募兵成立安宁营，任管带，随兰州道黄云等从北路往援河州。时喀什提督董福祥奉清廷之命进兵河湟，米拉沟（今青海省民和县地）冶主麻聚众，围巴暖营，扼河湟咽喉要道。而马营（在今青海省民和县）马采哥亦纠众数千人据东湾从叛，董福祥令马福祿往击，先解巴暖营之围，后阵斩马采哥，再破冶主麻，并办理河州善后。事定之后，清廷征调董福祥



率甘军班师入京，马福禄所部亦随同前去，行至山西平阳府，董福祥把所调回民军队马步七营旗，编为“简练军”，由马福禄带领。到直隶（今河北省）后，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及蓟州之帮均镇等地。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略我国，进犯北京。是年阴历五月，先调马福禄骑兵驻防南苑，又移驻安定门，时侵略军已过杨村，董福祥又令马福禄与姚旺、董陞官、马海晏等各率所部赴黄村禦敌，二十二日，马福禄进至柳林马坊，傍午至廊坊。侵略军登陆以后，未遇多大抵抗，列阵而来，如无事者，马福禄望见敌军，先以骑兵设伏，令步兵分两翼以待。交火之后，伏兵尽起，两翼包围，短兵相接，双方都有损失，侵略军乘火车退去，铁轨内外，伤亡枕藉，史称庚子第一场恶战。二十六日，调马福禄入城内防守正阳门（前门）城楼。时侵略军以英使馆为基地，设十栅于城前，逼正阳门楼，欲夺制高点。马福禄激励将士，令其弟马福祥率众攻栅，战三日，夺二栅，又自督战，数日夺七栅，只一栅未下。得此一栅，则敌之使馆阵地可立破，故敌集中兵力抵御。至六月六日夜，大雨如注，敌突出犯，福禄自率精兵战斗，杀百十人，大呼跃栅，忽飞弹入口，殁于阵上。福禄所部皆河湟子弟兵，此役，弟姪及亲戚、乡党同死难者约百余人。其弟福祥抚慰将士，继续战斗，击退联军后，葬福禄于京郊三里河。时年四十八岁。《清史稿》忠义传中有传。

马福禄阵亡后，简练军则由其弟马福祥（原为帮统，曾中武举）继续统领，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至西安。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帝、后还京，行至中途，命马福祥与随从扈驾的部队返回甘肃。后曾历任靖远协副将、督标中协副将、庄浪协副将，西宁镇

总兵，巴里坤镇总兵（未到任），阿尔泰护军使（未到任），一九一三年任宁夏护军使兼宁夏将军。就在这一段时间内，马鸿宾参加了这支部队，经其叔马福祥的培植提拔，由营长升任新军司令，成为马福祥的得力助手。

（二）马福祥器重马鸿宾

马福禄阵亡时，马鸿宾年仅十六岁，还在家乡。因为家世习武，所以马鸿宾从小就学习武艺，并从同乡马良（字眉生，临夏西乡人，是回族中的名秀才）读书学文化。其叔马福祥回到甘肃任靖远协副将时，令马鸿宾和马鸿逵在署读书。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兼代青海办事大臣时，曾成立西宁矿务马队，由马鸿宾带领，从此起家，以后发展为马鸿宾的基本武装力量。一九一三年，随马福祥调宁夏后，改任昭武军骑兵中营营长，历任甘肃新军（骑兵约五营）司令，军衔升至陆军中将，勋四位，地位仅次于马福祥。经历了几次战役，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和沉着勇敢，深为马福祥所倚重，有时令率偏师，独当一面；有时令其代理使职，坐镇后方。一九二一年，马福祥升任绥远都统，马鸿宾也升任宁夏镇守使，自领一军，成为方面大员。

一九一三年马福祥调任宁夏后，时值外蒙酝酿独立，库伦方面噶使扎萨克旗班的达喇嘛王德呢玛为伪元帅，想策动内蒙西二盟起事，断绝水陆交通，河套骚动。是年七月，马福祥亲率一支精悍的小部队，乘舟顺流而下，以计诱擒王德呢玛，送往北京，并缴了王部护卫之械，河套暂时出现平静局面。因而被北洋政府任为宁夏护军使兼宁夏将军，并节制阿拉善、鄂托克、乌审各旗。这次行军，马鸿宾是留守后方的。

一九一四年一月，马福祥回宁就职。是年，有白朗入甘之变，天水镇守使马国仁作战阵亡。马福祥奉令派遣其昭武军帮统马忠孝往援。马忠孝之子马斌随行，以致惹出了“高楼堡事件”。后来马忠孝畏罪投河自杀。马福祥为此颇伤脑筋。

一九一五年秋，甘肃环县、包绥后套人民不满北洋军阀统治，聚众起事。北洋政府进行军事镇压，马福祥分兵参加作战，在这些战事中，马鸿宾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将马军作战情况简述如下：

五 原 之 战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秋，绥远变兵及会党在河套发难，推弓占元为首，起事于五原县属之东皮房，以狼山为根据地。马福祥命新军统领马鸿宾率所部往击，大捷于科布尔。后来变兵复出狼山，马福祥亲自率兵出击于千灵庙，变兵相率引去。马进至五原，因留马鸿宾驻守。

不到两月，变兵又联合察哈尔独立队复出包绥。独立队是察哈尔变兵和东西盟的一些蒙古人混合组成。而各蒙旗的“都规”附之（“都规”蒙语，如“团练”。蒙古群众反对王公的民间自保组织）。共推丰镇人卢占魁为首，金积县人金占魁附之。分扑绥远地区。和林、东胜告警，托（托克托）城、萨（萨拉齐）县

• 高楼堡是当时天水镇所属的一个堡子，一九一四年，白朗由河南进军甘肃，甘肃当局将此事交马福祥处理。马派帮统马忠孝带兵去打，马忠孝的儿子马斌为营长，行抵高楼堡向堡内居民要粮，堡民误以为匪，开枪击毙一人，马斌指挥队伍烧杀甚众，后经天水绅士张世英等向北京控告，袁世凯令将马押解进京，马忠孝畏罪自杀。

及察、毕两镇失陷。北洋政府又命马福祥会办包、绥军务。一九一六年二月六日，由包头赴五原督战，先破公胡同（距包头四十里）起事之军，解除对包头之威胁。到台梁，接马鸿宾告急电，起事军数千人已至西山咀，马鸿宾以数百人与之鏖战已三日。马福祥往援未至，马鸿宾已经战胜，起事军向东溃退。马福祥遂邀击于东商、苏海口、二分子等处。并追至石拉干。十二日，马福祥抵五原，巡视阵地，见将士作战甚苦。帕子舖隆美国传教士因受马鸿宾保护，曾目睹战况，向马福祥面述马鸿宾坚韧不拔，以少击众，尤其在东大濠之战，弹乏粮绝，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得保五原的情景，认为将才难得。这一战役，马福祥部损失甚大，有的在攻弓占元、包永华等于汇得成阵亡的，有的是攻白彦公，达赉公（均内蒙起事者）于白家地阵亡的；有的是守五原阵亡的。经此一恶战，马鸿宾甚为出名，有些蒙古人对马福祥谈论时，竟把科布尔之战的马鸿宾与清初蒙古勇士费扬古相比。

河 东 之 战

卢占魁等从西山咀渡过黄河以后，因为屡败，便采用金占魁建议，决定向陕北，宁夏发展。估计马军在绥西一带，回顾不及，金占魁并说他祖居金积县，河东的回民可以一呼而起，一定可以成事。马福祥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回军磴口，分别遣派马鸿宾渡河，率领所部兼程前往灵武，预作战备；马鸿逵另率一支部队绕出卢前，至盐池截击。马福祥自己督率全军回宁，并随时增派援军。这时卢占魁已绕越盐池，直驱横城，欲占据黄河渡口。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马鸿逵等以精锐骑兵到达天池子，方在午餐时，卢军已潜袭聂家梁，抓获马鸿逵派出的侦察兵，得知

情况，就集合千余人包围了马鸿逵。这时马鸿逵的后续部队还未到来。随从的骑兵只有十七人，且战且却。卢军跟踪至清水营，马军营副马成元率领的后续部队已经赶到，战斗到晚，露营于野。次晨，马福祥派营长李自正率援兵又到，双方死战，马军纵火焚烧卢营，烧杀三百余人，夺得军械马匹百余，乘胜追击，血战竟日，双方俱疲。卢军因不能到横城渡河之处，就听金占魁之言、取道磁窑，准备由灵武、金积直趋同心城。同心城为金占魁旧日活动之地，党羽甚多，但因马鸿宾已预先到达，分别布置炮兵于灵武城与吴忠堡，积极部署战斗，所以金党不敢举动，马鸿宾并空出大寨子诱敌，此地田埂水渠交错，林木掩蔽。卢占魁等，于五月四日到达，驻进大寨子后，发生怀疑，就问金占魁说：“这里地形不利行军，我们听了你的话到此，何以至今无人前来响应？”及至进入了马鸿宾布置的伏击圈，受到包围，才知上了当。金占魁发觉情况不妙，率众夺路而走。马鸿宾军中有认识金占魁相貌者，集中火力，将其击毙。卢军失向导，以致四散，多被打死。余众溃向北山沙漠，马鸿宾率轻骑追杀两日夜，斩俘甚众。

环县、陕北之战

一九一五年秋，甘肃环县曾发生事变，马福祥由宁夏分兵援助陇东军队镇压下去。

一九一六年五月，卢占魁等既败于河东，遂循陕北走环县与张九才会合，攻陷环县，为陇东军队击败，弃城溃入北山，复与高士秀会合取达儿六吉于徐祁寨，出吴旗镇，连陷定边、砖井，谋据定边城图大举。又为宁夏、陇东军队合击，卢占魁等弃城走蒙疆，留高士秀于昭皇庙以图三边。昭皇庙是鄂托克旗地，与乌

审旗相接，为边地要道。这时，陇东军队以粮尽而还。宁夏军队由陆军中将马福寿（马福祥三兄）统率，余鼎铭为副，估计高军占据昭皇庙后，想不到追兵马上就来，如果轻骑袭取，可以歼灭。于是领兵急行一日夜追及，高军正酣寝未起，福寿命参谋董学南，营长马腾蛟率兵沿左右沙梁包围，乘风纵火。高知路绝，死守抵抗，困斗于火中，尸骸狼藉。高军突围，分散而走，残众多投降，高士秀乘一红骡逃脱。经此一战高军死亡近千，卢占魁等势遂不振，在绥远投降。

歼灭伪皇之战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春三月，高士秀以卢占魁就抚之后，未得重要官职，遂挟达儿六吉，奉之为“皇帝”，自称御林将军。达儿六吉，本静宁人吴生彦，小名六吉，谬托符端，诈称清代后裔，高士秀以之为号召，率众数千人，由绥西犯宁夏，忽至磴口。这时，马福祥因送母丧归葬，刚离开宁夏六天，由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职，鸿宾急电马福祥回署，并擒斩高士秀所派间谍，出兵由石咀山分道迎击。马福祥得电后，先至灵武布置河东防务，然后回宁，即派马鸿宾率骑兵、炮兵前往石咀山督战。又派遣张福全以骑兵前往阿拉善旗王府防守，马腾蛟以步兵为后续部队继之。石咀山迎击之军，由指挥官马彦龙、骑兵营长马万麟、李德有，步兵营长马进忠等带领，分为三个支队，二十一日到达三转子，适逢河套骑兵分统马雄图以大滩的防军回援磴口，前后夹击。高士秀等过河时，黄河已将解冻，冒险进入磴口，河水陡涨，冲尽岸冰，尚未布置妥当，突然腹背受敌，辎重拖累，上下突战，损失甚重。因突围往八拉庙，宁夏军又围庙环攻，复弃庙入乌拉兔沟。马彦龙、李德有等跟踪追击，使马进忠以步兵

还守石咀要塞，马雄图绕道从沟尾截堵。高军不得脱，弃辎重跋山散走，死亡过半，统领石作琳被斩。高士秀复挟伪皇达儿六吉进入沙漠，马雄图督率各营追击。李德有遂回石咀助守。凌晨，高士秀收合余众，拥伪皇趋北寺，另派五百人携枪纵马循山麓袭石咀。李德有侦知这一情况，就撤出石咀营垒诱敌，率骑兵登上山脊，令步兵分两翼埋伏山下。高军忽遭伏击，阵势已乱，李部骑兵又顺山而下，横插阵中，高军五百余人被歼。

马福全骑兵到达阿拉善旗王府后，印房（王府行政组织）令驻守东城。马福全见北门外沙梁两个营垒比城要高，且扼要道。遂驻军于此。时伪皇以玺书向王府假道，印房踌躇不决，福全主张力拒，部署战备。二十六日夜间，高士秀率众来攻，冲锋数次，未能攻下，乘夜撤走。拂晓，马腾蛟步兵也到，因合兵追逐，攻下高军庙家梁营垒，直追至北寺。马鸿宾又以大队分九路包抄，困之于贺兰山阴。高士秀不能支，自烧辎重，退入山内。宁夏军乘火进攻，高军坠崖死者不少。次日，分道进山搜索，擒高之军师于凌云于山口，斩高之汉武将军以力登达赖于河滨，追俘高之三将军张辅于包西，搜获高部统领苏学奉、姚占魁、营长张振邦等与其残众及眷属二百余人于山中。最后，马鸿宾大索山中，搜得伪皇，全部送至宁夏交军法审判，处伪皇以下首要十九名死刑，次要三十余名徒刑，眷属二十余口资遣回籍，从犯一百余人劳役百日后释放。黄河东西，从此无事。

卢占魁等最后结局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冬，卢占魁复由草地至榆林，经榆林驻军迭次邀击，又陷三边。马福祥派遣马福寿督率分统蒋文焕、马忠仓各以昭武军、新军精锐往援。收复城池，追击于油房

洞、宁条梁、席茆滩、辛家井等处，逼之入陇东。马福祥又派遣马鸿宾分兵由庆阳堵击，追过鄜县。于是宁陕边界略定。而曹、卢各军，处于劣势，粮食给养困难，有的互相猜忌，自相残杀，以至分裂，趋于消灭。此后在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时，辖境再无战事。

(三) 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

一九二〇年直皖两系军阀战争，直系军阀得胜，马福祥当时是站在直系军阀一边，因此得升任绥远都统，自己带去一部分军队，并带马鸿逵随去绥远，任为第五混成旅旅长，归自己指挥。马鸿宾则升任宁夏镇守使，仍兼管内蒙三旗军事，其兵力主要为马福祥留下的军队：

1. 昭武巡防军：共骑、步兵五个营，司令为马福寿（马鸿宾的三叔）；

2. 甘肃新军：骑兵三营、步兵三营、炮兵一营，共七个营。司令马鸿宾兼，炮兵营长马普仁是马鸿宾的长子。

此外，马鸿宾又成立了镇守使署卫兵马队一营，营长是马楚卿（马鸿宾的岳叔）。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后，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任西北边防会办。但马福祥失去了绥远地盘，向冯玉祥要求扩充马鸿宾的兵力，经冯玉祥允许自行拔兵，够一师编师，够一军编军，因此马鸿宾委派宁夏当地绅士和头面人物在自己地方上拔壮丁，够一营委营长，够一连委连长，够一排委排长，一共扩充了三个补充团（计步兵七个营）：第一团团长王德铨（又名王衡之，外号王大炮、天津人）。第二团团长马献文

（马鸿宾妻弟）。第三团团长马显诚（马鸿宾四弟）。

以上骑、步、炮兵共二十个营，约有二千余人。一九二六年秋季，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是年冬由五原到宁夏，把马鸿宾所部昭武巡防军、甘肃新军、卫兵马队、补充团等名义一律取消，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由马鸿宾担任，仍兼宁夏镇守使。到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委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到陕甘边境与黄得贵、韩有禄两部作战，无形中取消了宁夏镇守使。这时宁夏是甘肃的一个道，行政上由道尹管理，军事上也只是甘肃的一个镇，马鸿宾除了治军，不能直接过问行政。

利用种烟，派款买枪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以前，甘肃已禁绝种植鸦片，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后，各镇相继种植，宁夏道尹陈必淮（字三洲，湖南人）也想开禁种烟，而马鸿宾初任镇使，未予同意。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除阿拉善外，在将要收割鸦片之时，被马鸿宾派军队下去打毁了。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起，在马福祥授意下，马鸿宾才默许种植，收取烟亩罚款。是年夏季，马鸿宾向宁夏八县提出“借款八万元”购卖枪支，以利保卫地方。理由是宁夏北接后套，独立队遍布狼山、五原一带，东邻陕北，高士秀盘踞三边宁条梁一带，都在窥伺宁夏。而宁夏兵力单薄，再加节制内蒙三旗军事，防地辽阔，冬季黄河封冻，随处皆是入侵之坦途，在在堪虞，确有购械之必要。摊借的这八万元，未收现金，以低价折收鸦片，运往绥远，在马福祥的保护下，再陆续运往北京出售，当时北京烟价每两三元以上，有人估计可卖三十万元，此款名为借款，后来实则未还。购买枪弹人员，宁夏派马郁